

你願意接受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嗎？而且，他還是殺害你至親的兇手！

換心



Change of Heart

Jodi Picoult 著 謝蕙心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Voice 12

CHANGE OF HEART

換心

Jodi Picoult • 著
謝蕙心 •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換心

CHANGE OF HEART

作者◆茱迪·皮考特 (Jodi Picoult)

譯者◆謝蕙心

發行人◆王學哲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主編◆鄭毓仁

責任編輯◆鄭毓仁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封面照片◆達志影像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CHANGE OF HEART 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2008 by Jodi Picoult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year)

by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

an imprint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
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2009 年 1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35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338-6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懷著愛和滿腹的欽佩來填滿書頁

獻給我的祖父，哈爾·弗瑞德，勇於質疑我們所相信的……

也獻給我的祖母，貝絲·弗瑞德，對我的信心從未停止過。

致謝詞

寫這本書本身就是一種奇蹟；書寫關於宗教責任一事，其實相當困難，也就是說，你必須花時間尋找合適的人來回答你的問題。針對這些人的時間和學問，我必須感謝羅莉·湯普森（Lori Thompson）、琳娜·茲巴里尼拉比（Rabbi Lina Zerbarini）、彼得·達更席克神父（Father Peter Duganscik）、強·薩爾茲曼（Jon Saltzman）、凱蒂·戴斯蒙（Katie Desmond）、克萊兒·德馬雷（Claire Demarais）、辛蒂·鮑茲爾（Sindy Buzzell）和泰德·布萊曼牧師（Pastor Ted Brayman）。不論何時我所提出的宗教問題，永遠樂意將之理論化的瑪裘莉·羅絲（Marjorie Rose）和瓊安·科林森（Joan Collison）。艾蓮娜·帕傑爾（Elaine Pagels）本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，也是我曾經對話過，最聰明的女人之一——我死纏爛打，懇求她成為我專人的靈知派福音家，這是她的學術領域之一，每回討論結束掛上電話之後，我的腦袋總是嗡嗡作響，湧出更多尚待探討的問題——這肯定是一件靈知派信徒樂意為我背書的好現象。

不論發生什麼事，珍妮佛·史特尼克（Jennifer Sternick）依然是那位我希望為自己辯護的代理人，克里斯·基亭（Chris Keating）以高效率提供我法律資訊，以及專精死刑上訴程序的克里斯·強森（Chris Johnson），其貢獻可說是無法估計。

感謝那不介意我詢問如何殺人，而不是如何救人的醫療團隊——除了別的以外：保羅·基斯伯醫生（Paul Kispert）、伊莉莎白·馬丁醫生（Elizabeth Martin）、大衛·阿塞羅德醫生（David Axelrod）、維傑·塔達尼醫生（Vijay Thadani）、傑弗瑞·帕爾索內醫生（Jeffrey Parsonnet）、瑪莉·凱·沃弗森醫生

(Mary Kay Wolfson) · 巴爾伯 · 丹森 (Barb Danson) · 詹姆斯 · 班藍傑 (James Belanger) · 賈克琳 · 米查爾 (Jacquelyn Michard) 不是醫生，卻是一位傑出的作家，給了我有關學習傷殘的具體細節。特別感謝珍娜 · 赫許醫生 (Jenna Hirsch) · 慷慨地授予我心臟外科的知識。

前往行刑室是一項意味深長的挑戰。我的新罕布夏州法律執行顧問，包括了尼克 · 奇亞康尼警長 (Nick Giaccone) · 法蘭克 · 莫倫隊長 (Frank Moran) · 金 · 拉卡斯 (Kim Lacasse) · 單位經理人提姆 · 莫肯 (Tim Moquin) · 克里斯 · 蕭中尉 (Chris Shaw) 和新罕布夏州州立監獄公共關係警官，傑夫 · 萊恩 (Jeff Lyons) · 感謝珍妮斯 · 馬拉伯中士 (Janice Mallaburn) · 史提夫 · 蓋爾代理典獄長 (Steve Gal) · 監管人員杜恩 · 蓋能 (Dwight Gaines) 和茱迪 · 弗里哥 (Judy Frigo) (前任典獄長) · 巧妙促成了我亞利桑那州立監獄 (Arizona State Prison) 之行。同樣地，要感謝蕾秋 · 葛羅斯 (Rachel Gross) 和戴爾 · 貝奇 (Dale Baich) · 然而，如果這本書沒有那些親身或透過信件來向我敞開心胸的受刑人，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成果：· 羅伯 · 波泰爾 (Robert Purtell) · 一位前任死刑犯 · 沙謬爾 · 藍道夫 (Samuel Randolph) · 現為賓州 (Pennsylvania) 死刑犯 · 以及羅伯 · 陶利 (Robert Towery) · 現為亞利桑納州死刑犯。

感謝我在阿垂亞出版社 (Atria) 的夢幻團隊：· 卡洛琳 · 蘭迪 (Carolyn Reidy) · 茱蒂特 · 克爾 (Judith Curr) · 大衛 · 布朗 (David Brown) · 丹尼爾 · 霖 (Danielle Lynn) · 莎拉 · 布萊漢 (Sarah Branham) · 蘿拉 · 史登 (Laura Stern) · 蓋利 · 厄達 (Gay Urda) · 麗莎 · 坎姆 (Lisa Keim) · 克莉絲汀 · 達普勒希斯 (Christine Duplessis) · 以及所有其他為了我而賣力工作的人。感謝卡蜜兒 · 麥克達菲 (Camille McDuffie) —— 決心讓人們停止提出「茱迪誰？」的這種問題，並在我狂野的夢想背後遠遠超出我的期望。感謝鍾愛我的第一位讀者，珍 · 皮考特 (Jane Picout) · 我有幸所擁有的母親。感謝羅拉 · 葛羅斯 (Laura Gross) · 沒有她的存在，我將完全隨波逐流且毫無方向。感謝艾蜜莉 · 貝斯勒 (Emily

Bestler)，永遠那麼厲害地使我看起來極具才華。

當然，感謝凱爾（Kyle）、傑克（Jake）、山米（Sammy）——讓我不斷提出也許能讓世界更好的問題——還有提姆（Tim），讓我所做的一切都成為可能。如果沒有你們、沒有這些，一切都不可能變得更好。

序曲：一九九六

愛莉絲（Alice）笑起來。「嘗試根本沒用，」她說。「一個人無法去相信不可能的事。」

「我敢說，妳根本是練習得不夠多，」皇后說。「我在妳這個年紀時，一天練習半小時。這也正是為什麼，有時候在早餐前，我至少已經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。」

——路易士·卡洛爾（Lewis Carroll），《鏡中奇緣》（*Through the looking-Glass*）

瓊

起初，我仍舊相信人生中有第二次機會。就在車禍過了這麼多年的今天，我還能如此平靜地敘述當時的情景——當煙霧消散，車子停止翻轉，靜止在壕溝上方後——我依然活著；甚至於還能聽見我女兒伊莉莎白在嚎啕大哭？那位將我拉出車外的警察載我到醫院，讓我斷掉的腿得以固定，還有伊莉莎白——她毫髮無傷，簡直是奇蹟——而接下來的時間，她幾乎都坐在他的大腿上。當我被帶去指認我先生傑克的遺體時，他緊緊握著我的手，並出席了葬禮。隨後，還親自登門通知我，說那將我們撞出車道外的酒醉駕駛，已經被逮捕。

這位警察名叫寇克·尼爾森。即便審判結果都已經結束了很久，他依然不時地來訪，想確定伊莉莎白和我過得好不好。他會在她生日和聖誕節時，帶來玩具，並把樓上浴室阻塞的排水口修好。當下班後，他會過來，把那片算是屬於我們草坪的大草原清除乾淨。

我嫁給傑克，因為他是我人生中的摯愛；更計畫和他度過一輩子。不過，一輩子的定義，卻被一位血液酒精濃度高達〇點二二的人，永遠竄改。我訝異地發現，寇克似乎明白，你永遠不可能再像首次墜入愛河時，那樣深刻地愛一個人；然而，我自己卻意外地發現，其實可以。

五年後，當寇克和我得知彼此即將有一個孩子時，我幾乎後悔起來——就好像某個夏季輝煌的日子，你站在一片藍天底下告訴自己，接下來的歲月，都將無法估量。傑克過世時，伊莉莎白才兩歲；寇克是她唯一的父親。他們之間，存在著一股特別的聯繫，有時候甚至讓我覺得，自己應該轉身就走，彷彿強行介

入其中似的。假如伊莉莎白是公主，那麼寇克，便是她的騎士。

爾後，小女嬰迫切地到來（奇怪的是，怎麼我們三人會一致認為這位新生兒肯定是女孩，而不是男孩？），讓寇克和伊莉莎白興奮至極。伊莉莎白替未來嬰兒房所該有的模樣，繪製精心草圖，寇克則僱用一位承包商，負責加蓋屋內部分工程。但是，承包商的母親突然中風，因此，他必須緊急搬回佛羅里達（Florida）；而其餘的建商，也都無法在嬰兒出生前，將我們的工程排入預定的時間表內。我們的牆壁被開了一個大洞，雨水從天花板的閣樓，滲入室內；鞋底開始發霉長蟲。

當我懷胎七個月時，某天一下樓，就發現伊莉莎白正在一堆被強風掃過，又透過塑膠布被吹進客廳的樹葉之間玩耍。當我在哭泣並用雙眼掃射地毯之間猶豫時，門鈴突然響了。

男人拿著一捆帆布捲，裡面包著工具，然而，這件東西看來似乎並不屬於他，就像另一個人，可能帶著他的皮夾亂跑一樣。他打結的頭髮輕觸肩頭，衣服骯髒，聞起來有雪的味道——儘管季節未到。毫無預警地，薛·布爾能來了，彷彿一列穿過夏日嘉年華的快車，呼嘯地闖入冬季之風，讓你不禁揣測，這些日子以來，他都藏身於何處？

他有表達障礙——字與詞，糾結成一團，就在能夠清楚表達想說的話之前，他得停頓，試圖解開它們才行。「我想要……」，他開口，然後又重新說道：「妳是否，這裡，因為……」。前額的青筋，因為他費力的言語稍稍浮起。「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嗎？」他總算成功地說出口，這時，伊莉莎白跑向前門。

你可以離開，我心想。並開始關門，本能地想保護我的女兒。「我不認為……」

伊莉莎白把雙臂藏在我的腿四周，向他眨眨眼睛。「有很多東西需要修理，」她說。

她蹲下來，輕鬆自如地和我女兒說話——對他而言，一分鐘前，還結結巴巴的詞不達意，現在，卻如清泉流瀉般。「我可以幫忙，」他回答。

寇克總是說，人們永遠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，所以，在許下任何承諾前，對一個人做完整的身家調查是必要的。我告訴他，他疑心病太重了，要不，就是過於警務作風。畢竟，讓寇克進入我的生活，純粹只是因為那親切的雙眸和一顆善良的心腸，所以，就算是他，也無法對如今的美滿，做任何的爭辯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我問。

「薛。薛·布爾能。」

「你被雇用了，布爾能先生，」我說，而這正是結束的開端。

七個月後

邁可

薛·布爾能，完全出乎我預料之外。

我一直在想，自己即將面對一位生性殘暴和有著一對火腿般拳頭、粗短脖子和一雙眯眯眼的莽夫。畢竟，這是樁世紀罪行——一件引來南雲 (Nashua) 至十城谷 (Dixville Notch) 居民所關注的雙屍案；由於受害人的身分關係，這樁罪行更顯得萬惡不赦：一位小女孩和身為她繼父的警察。這樣的罪行，讓人懷疑待在家中是否安全，平常所信任的人，會不會哪天反咬自己一口——而且新罕布夏州 (New Hampshire) 的檢察官或許會因為這樁案件，於五十八年後的今天，再度求處死刑。

媒體把此案炒得沸沸揚揚，並熱烈討論迄今尚未組成的十二人陪審團，是否能順利出線。不過，他們依然成功地找齊了十二個人。他們是在新罕布夏州大學的單人閱覽座找我，當時，我正疾筆振書地寫著畢業論文。一個月來，我沒吃頓像樣的飯，更別提看報紙了——所以，我正是薛·布爾能謀殺案的陪審團最佳人選之一。

當第一次被魚貫式地帶入陪審席時——高等法院內的一間小房間，沒多久，便有一種身處自家公寓的熟悉感——我還以為法警是不是把我們帶錯法庭了。被告體型雖小，比例卻很均衡——這種人，通常是在全校笑柄中的環境長大。他穿著一件過大，幾乎把他整個人吞沒的尼龍夾克，而打得精準又直挺的領帶結，突出側面，看來彷彿受到磁場牽引似的。戴上手銬的雙手，猶如一隻小動物蜷曲於大腿上；他的頭髮被剃得幾近光禿。他盯著大腿，就算法官提及他的名字，卻也只像暖器上的蒸氣一般，嘶嘶地飄過房內。